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劉瑨

西晉文紀卷十三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十三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歷太常卿洛京荒亂以餒卒

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虞初與夏侯湛等十七人舉賢良拜中郎武帝因詔會東堂策問擢虞為太子舍人

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

東堂策問

頃日食正陽水旱為菑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生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

對策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

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菑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菑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菑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覲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濵山巖豈或有懐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

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

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普增位一等表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失旨除之虞上表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為不可

討論新禮表晉國建文帝命荀顗撰為新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虞表所宜損增○本傳元康中遷吳王友討論新禮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為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

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歿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

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畧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參采禮記畧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

不宜繁多顛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補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别為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

明堂議奏晉初以文帝配後以宣帝尋復以文帝配虞議從之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

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没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即天帝通典作帝即天）

二社奏太康九年詔并二社之祀傅咸表宜並立及虞奏從之

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

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

祀六宗奏初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禮不應特立新禮遂罷其祀虞奏從之

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

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

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祀皋陶議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

社日新禮改以孟秋虞議制可

案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

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

廟設次殿議魏故事天子為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虞議從之

次殿所以為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為恭以由隱為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

皇太孫薨服議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

廣議從之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散騎常侍謝衡議

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

中書令卞粹議博士蔡克同

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其為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

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齓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今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

祕書監摯虞議

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

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絶朞故也

國喪佩劒綬議魏時國喪羣臣以帛為綬囊布為劒衣新禮以齊斬之喪不佩劒綬虞議從之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宫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盾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内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葢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

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虎避諱作武

吉駕導喪議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衰麻服玄黄宜除吉駕鹵簿凶服之鼓吹虞議從之

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禮又士喪禮葬有稾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

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杜氏通典士喪禮有導車乘車以象生存

輓歌議新禮以輓歌為禮設銜枚之義又不宜以歌為名虞議從之

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杜氏通典載虞議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歌勞聲辭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為名按輓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寄公齊衰服議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虞議

從之

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

諸侯公孤絕朞議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朞而傍親為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虞議從之

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絶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

師服議 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虞議從之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懐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歉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並晉書

巡狩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旂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旗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之制虞議從之

宋書

皇太子稱臣議新禮太子以子為名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

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

夫人答拜羣妾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臣虞謹按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而妾服女君朞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别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

宜用古尺駁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尺為正

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

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復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

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茍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並晉書

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隷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太平御覽

爵

致齊王冏牋（張華為趙王倫所誅倫敗齊王冏輔政虞乃致牋於冏冏奏復華官）

間於張華歿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欵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

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微為忤旨惠帝即位以華為愍懷太子少傅帝信賈后廢太子華諫曰此國之大禍願詳之后知華意堅因表免為庶人

太康頌虞摯太子舍人除聞喜令將天子留心正道吳寇初平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

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卭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寘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参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千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

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巖巖南金

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為梁聖明有造寔代天工天

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恊用底厥庸既逺其迹將明

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並晉書

釋奠頌初學記

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折俎上

下惟讌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連理槐頌藝文

東宮正德之内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榦一心以蓄本根

尚書令箴　初學作張華今從藝文摯虞○二書合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懲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内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衮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綱

縱替既無老成改舊法制法制不修不長厥裔尚臣司臺敢告侍衛山甫一作仲山閼作職雖聖句作雖曰聖明資作賴修作循告作言

新婚箴

今在哲人遭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躭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答新婚箴潘岳答也潘集載畧有併取半作虞箴者誤○申一作由爰獻作㥻已

先王制禮隨時為正俯從企及豈乖物性女有二歸男

有再聘女實存色男實存德德在居正色在不惑新舊兼弘義申理得然性情之際誠難處心君子過慮爰獻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敬訥嘉誨敢酬德音

庖犧贊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神農贊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衆獸尠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草

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通其飾

黄帝賛

黄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之利彌難消患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唐堯賛

唐帝放勲欽明文思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夏禹賛

決隄疏河刋山敷土四隩旣宅彝倫攸敘卑宮菲食以寧區宇

殷湯贊

睿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稱帝稱王

周文王贊

周文翼翼翼翼儀刑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昏西隣之曜九有旣集以聖易暴

周武王贊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既曜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縱

周宣王贊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漢高祖贊

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剪翕強楚奄正華夏經畧區宇遂登天位纘堯之緒

漢文帝贊

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己為君按轡細柳抑尊戎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顏子贊

顏子亹亹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左丘明贊

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徽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毁五常並初學記

門銘

禄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竈屋銘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並藝文）

遷宅誥

惟泰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東黄水西背山面隰惟此稱良（太平御覽）

思游賦敘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廹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

迷或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

文章流别論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

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

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

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不入歌謡之章故世希為之夫詩雖以情志為本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發造於枚乘借吴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没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

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

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葢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逺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

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為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笲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誄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息之辭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厲忼

慷慨間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圖識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

章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

辭也以上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諸葛緒琅邪陽都人仕魏雍州刺史從攻蜀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見晉百官名

郊配奏太平御覽

博士祭酒劉憙等議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晉禮郊

天當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宣兆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於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於明堂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始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晉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詔郊祀大事速議為定

劉憙

漢魏二王後議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祭酒劉憙等議

漢魏為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為三恪衛公署於前代為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

有司奏

陳留王山陽公為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為斷不及五代也通典

中山王睦立祖廟議睦為宣帝弟子譙王之弟兄弟俱封自表乞依六蓼祀皐陶鄫杞祀相各立禰廟下太常平議彪等議上詔報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為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世子孫之始祖耳

武帝詔報

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晉書

又議

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禰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杜氏通典

孔晁

二社議

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言為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今並立二社二神二位同時俱祭於事為重於禮為黷宜省除一社以從舊典

劉寔難

祭法為羣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為下云

王為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立為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於諸侯而祭七祀乎却為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為煩黷

虞龢

皇帝幸東宮鼓吹議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樂宋書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與曹郎虞龢議

輿駕度宮雖為婚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非嫌杜氏通典

姜鋌

上太常言楊旌事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應孝廉舉天水中正姜鋌言

于太常博士劉憙等議

楊旌遭伯母之喪幾時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為人後不按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應舉不為人後鄉閭之論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晉必不謂在哀之人禮之所責也

博士祭酒劉憙議

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貢達士為政之務也此敬君之命為下之順禮因殺而順君命可也今在十二月被舉過既喪之後因情哀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明情有輕重也又按律令無以喪廢舉之限

博士爰幹議

按禮周喪之末可以弔人也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以喪在四科之一雖無善稱亦應無咎

博士韓光議

孝廉清白剋讓為德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不能辭退詩人有言受爵不讓旌應貶矣

姜輯博士

安平嗣孫服議安平王孚子邕先孚卒邕子崇為世孫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為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三年薨

諸侯體國嗣孫至重欲其循嗣蚤繼者文王之為世子在於王季之時亦猶凡諸侯之世子耳而十五便生武

王推此而言則禮許世子以蚤冠禮男子冠而不為殤既冠婚姻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以為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

安平王嗣孫蕘諸侯降服議

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安平嗣孫雖已誓於天子據在臣子之位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間豈復容他禮哉君蕘未踰年而代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茍不成君則羣臣親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

矣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然諸侯以尊絶周今嗣孫見在臣子之例諸王公宜從尊降之禮不應為制服也昔秦滅五等更封列侯以存舊制稱列侯者若云列國之侯也故策命稱國終没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又建五等憲章舊物雖國有大小輕重不侔通同大體其義一也故詔書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又以為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使絶周服

渤海王服范太妃議

喪服云君為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為君者其父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父貴賤不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於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妃之號愚謂太妃之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得配食於安平之廟耳至於渤海三王自宜盡為母之制不復厭於安平以從公

子降等之禮

任茂

魏代功臣配食議散騎常侍任茂議大司馬石苞等議以魏代功臣宜歸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

按魏功臣配食之禮敘六功之勲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葢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徳大功若勾龍之能治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

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敘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勲如伊尹功如吕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勲績比咎繇伊尹吕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享並杜氏通典

張放

臨軒遣使作樂議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曰

臨軒遣使應作樂按泰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令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鍾磬之樂又按泰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

可不會循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有險夷故禮異耳非謂斯時不應會也

諶震本論無姓

論江南貢舉事議毗陵内史論江南貢舉事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法異前舉孝廉不避喪孝亦受行不辭以為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不舉則方土所闕闇塞意淺甚以為疑震議

孝舉古之名貢尋名責實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姿必

以邁俗為稱動擬清流行顧禮典況齊縗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貫經對而不言不處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代無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古者周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令之職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蓋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復崇禮權宜之事耳今當舉者咸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官無推讓之刑法無必行之制平日且猶遜讓況周年之憂乎若

從公除則非正官之例也若從高貢之舉於情為慢喪於舉為昧榮考之於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同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成有一舉便登黃散其次中尚書郎被召有周喪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獨不可耳為孝廉之舉美於黃散耶如所論以責孝廉之舉則至朝臣復何以恕之宜依據經禮分別州國之吏與散官不同

又議

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册名委質列為帝臣選任唯命義不得辭故遭周喪得從公奪之制周則廹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與王官同體其舉也以孝順為名以廉讓為務在不制之限於時可得固讓於宜可得不行況兼周喪焉可許乎據情責實於義不通苟居容退之地雖小必讓苟在不嫌之域雖大不辭是黄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申之位動則見恕是以州國之與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

若乃權時制越常從變則孝非特命之徵舉非應務之首慶代無縱横之務校禮則不覩其事唯宜折之以理從其優者也並杜氏通典

遂殷

祖母降服表太康中尚書令史遂殷表尚書奏可

父翔少繼叔父榮榮蚤終不及持重令祖母姜亡主者以翔後榮從出降之制斷殷為大功假二十日愚以為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户别繼奉養姜故如親子便

依降例情制為輕且因是翔之嫡子應為姜之嫡孫乞得依令遣寧去職

尚書奏

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自應降姜殷無緣還重杜氏通典

孫毓博士隋志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案杜氏通典及北堂書鈔多載毓議中有數條作孫敏孫繁孫毓恐是毓字之誤今各明注其下以待再詳

賀封諸侯王表

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黄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

歷故禦侮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超五越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于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啟土宇陪敦疆索制弘往代內翰皇畿外藩九服羣生仰德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藝文類聚。白帖孫敏宗廟表云規矩天地擬則陰陽

廟社議

考工記左祖右社孔子曰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人而

都馬禮云諸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内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今宜為殿皆如古典

諸侯廟議

按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之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沖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

燕國遷廟主之國議咸寧三年。通典作孫毓

按禮凡告事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箄筥載以齋車即古之金輅也每舍奠焉又禮廟事考妣同席共餕一尸而祭以神合為一也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今無齋車當以犢車二主同車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遷掌奉主祏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傳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封王廟策議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為告廟不若告廟册與告諸王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册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

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為册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于三王乃內册于金縢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藩為册告廟篆書竹册執册以祝訖藏于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册告所封之王册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册篆書以為告廟册册之文即祝辭也舊告封王告

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于廟以皆為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禮但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

五禮冠議駁

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航按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緌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早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者令始成人卜擇令日而徧加之所以重始也若

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為貴者冠不在焉記者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即卑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冠以為彌尊於意又疑

裴頠答

治禮問天子禮玄冠者形之成也為君未必成人故君

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

摯虞駁

天子即位之日即為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為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黻衣便不可乎意為宜冠有加

羣臣為太子起坐議晉制皇帝會公卿座位定太子後至孫毓以為羣臣不應起

禮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侍坐於所尊見同等不

起皆以爲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衛綰不應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於羣臣羣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

諸王公禮儀議 毓與博士段暢等議

周禮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公之城蓋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宫方五百步又曰王之三公八命

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又如禮諸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五丈又禮諸侯以爲殿屋今諸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理舊城不如古制皆宜仍舊其造立宫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典奢大異於今儀步數之限宜隨時制又諸侯三重門内曰路門中門曰雉門外門曰庫門雉門之外設罘𦋺高五丈其正寢與廟同制皆殿屋四阿堂崇三原闕其舊典略可依也餘皆稱事取供而已旌旗斿數繁纓

貳車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輅建大旂同姓以封象輅建大赤異姓以封今制從簡除之餘諸王從公者出就封朝祀之車宜路車駟馬建大旂九斿畫蛟龍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玄冕朱裏玳玉三采九旒繅三色九就丹組纓玄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羣臣助祭者皆長冠玄衣其位不從公者皆以七為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依漢魏故事皆遠游冠五時服佩山玄玉不復以

國大小為差其羣臣侍從冠服皆宜如服制令也諸王
公應助祭按司服之職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
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公之服則衮冕而下如王之
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王制曰制三
公一命衮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
後同然則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衮衣無升龍三公之
服當從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繅
九旒赤舄三公助導從外官不與齋祭者自可如舊

諸王公侯留輔政嫡子監國議（通典作孫毓）

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謂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春秋曹伯使其太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踐土之盟衛成公使其母弟武如會經書曰衛武蔡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

司馬敦繼獻王服議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移

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尚書符詰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統與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統又議

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謂隣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隣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

主喪典其祭祀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諸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七廟諱字議

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按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捨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葢所以殊名位之數禮上下之敘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聞焉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盩為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

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為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為失歸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宏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其極以為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下防僭同之謬並杜氏通典

東宮鼓吹議皇太子初給鼓吹有詔問講學出入為當作鼓吹以聞兟議

鼓吹者蓋古之軍聲振獻捷之樂也施於時事不當後

因以為制用之期會用之道路焉所以顯德明功振武和衆求使後世無亡其章率而合宜者也

又

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威儀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二條作孫敏禮樂之教義有所指給鼓吹以備典章出入陳作用以移風易俗

文獻皇后議

大名必加茂實美號必附豊功臣以為宜謚曰文獻皇后並北堂書鈔

卞攉　楊雍

武帝喪禮議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

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宫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

又議又問既殯之後别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

答

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

又議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不諸王廬復應何所

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于大極殿上諸王宜各于其所居爲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玄黄黼黻哉雖

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輙除鼓吹吉駕鹵薄

孫毓駁

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盖從方相玄衣裳此鹵薄所依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杜氏通典

曹臣

移論蘇宙不奔弔郡将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弔于郡将中郎閻中

侯曹臣移冀州大中正論貶宙將為博士移國子博士祓符不省請議自理博士謝衡等

咸以臣為非

臣以元康四年為先定公薨背還濟北穀城墓宅安厝太學博士趙國蘇宙昔先公臨趙以宙為功曹後為察孝前臣遭難宙為鎮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敘哀者有在職遣奉版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於宙應見論貶

蘇宙移國子自理

郡將曹公昔臨弊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髙游盡歡謂千
年可畢不意後會逼為功曹尋被州召不為公察孝也
欲深其罪崇飾虛名以感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於君
子寧有故將之喪而忘奔赴之哀過蒙殊恩忝佐方岳
銜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赴為位斂髮
成踊襲經割孝子之心以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喪
設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刑古典不失舊物若
此為罪不敢逃刑聞凶則因發健步書弔嫡孫健步廻

說喪已還東阿留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召為博士王事敦我不皇啟處如宙凶薄天討其罪㣲獨無子代之哀人也按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周人喪魯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末為久也禮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禮傳無弔祭之文

國子博士謝衡議

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為舊君服傳曰妻言與人同長子言未去也言去則無服矣是違諸侯之天子不反服違天子之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長皆自外來假借一時共相君臨去則在外體遠事絕恩輕義疎至於死亡隔限遠路或有難故不得時往奔赴之義無所施也

博士周袁議

事君之道資於事父委質之日貳乃辟也宙受署而退

義已周矣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喪矜其泒也苟能致書唁弔祭闕之可也

河内太守孫兆議

秦罷侯置守漢氏因循郡守喪官有斬縗負土成墳此可謂竊禮之中過猶不及者也至於奔赴弔祭故將非禮典所載是末代流俗相習委巷之所行耳非聖軌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内史一時臨宰轉移無常君遷於上臣易於下猶都官假合從事耳又當故將未殯之前已

任天子肅命之任王事敦我密勿所職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夫繫之情猶不得將養父母而況遠赴弔祭故將乎其議貶者可謂行人失辭仲尼所以非子路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也

張觀

告太常論劉亶留頌元康中南陽張觀告太常斥父故臣亶頌等不臨父喪亶頌亦告太常自理博士馬平議觀為非

父昔為丹陽郡有二臣主簿劉亶留頌等理罪除名令

覲父亡居在郡下亶等不來臨喪又不奔葬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於君臣之義乎而亶等敢懷讐君之心公肆滅倫之行

劉亶留頌自軍

近為陳事犯忤加鞭付獄亶頌默然待放戮辱放退君臣道絶抱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

博士馬平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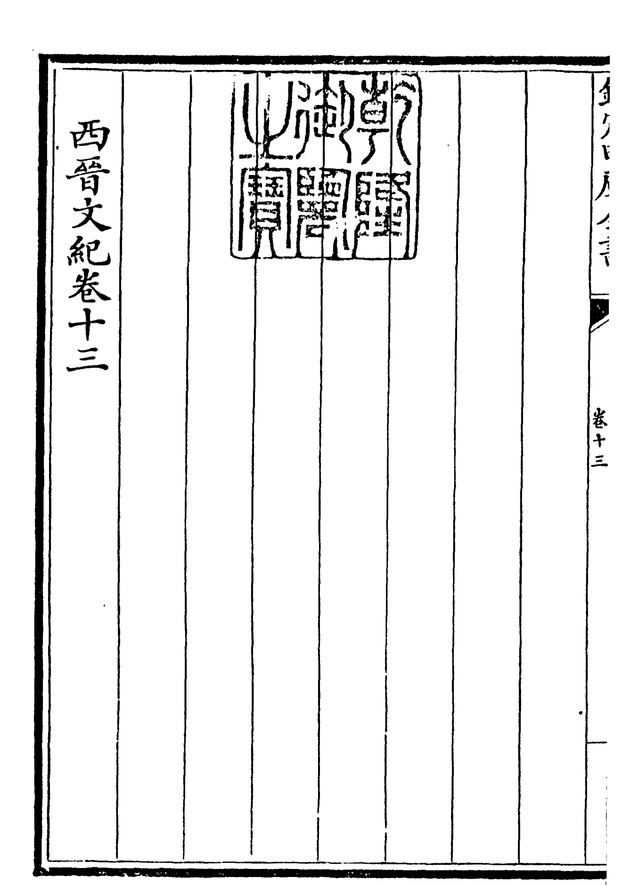
按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亶等昔為君所棄是為義

絕義絕之臣責其自親於君已見放逐求還親臨喪事於事則近僞於禮無此制也（並杜氏通典）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吳鄱陽太守魴子仕吳東觀左丞入晉歷御史中丞多所糾劾征氏齊萬年力戰死）

刑李忽議奏（時女子李忽覺父北叛時殺父處為中書省奏殺忽）

覺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圉告歸懷嬴結舌忽無人子之道證父攘羊傷化汙俗宜在投畀以彰凶逆畢刑市朝不足塞責（王隱晉書）



西晉文紀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劉　瑨

西晉文紀卷十四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十四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辟司空太尉府歷遷著作郎轉散騎侍郎為孫秀譖於趙王倫族誅

九品議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禄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

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茍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上客舍議岳自河陽轉懷令議帝從之太平御覽集略

被下尚書勑客舍廢農奸淫亡命敗亂法度皆當除壞十里安一官舍老小民使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官舍收錢數春農事興求須冬令謹按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戚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

自尭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温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檑寫鞍皆有所憇又諸刼盗皆起於迥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欂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羅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

熱又兼星夜既限蚤閉不及𣙜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

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𣙜獨

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

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禄利許以功報今賤

吏疲人獨專𣙜税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

蠹奸吏所殖也率歴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

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例

上

許由頌

邈哉許公執真履貞辭堯天下抱樸隱形川渟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報雇之政㦲㦲治所樂慕景名登箕逍遥來過暮庭通於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其有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故太常任府君畫贊

堂堂我君鑒象開度逸德宣猷含真履素味道無悶守

終純固弓與爰集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長方國流化千里遂管秘籍辨章舊史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內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令聞不已濟濟儒林翼翼國子

兩階銅人訓

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絶之由己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介是興

楊荆州誄 并敘○楊肇字季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謚戴為岳妻父以下四篇載文選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維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没世命也柰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没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廸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烏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寬戎洪緒克搆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彊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涖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臯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强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赤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閶闔清我帝宫竒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勲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埸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荆州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讐示威示德以
伐以柔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讐釁席卷南極繼蹇
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
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丘塋
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
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
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
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佐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

念在朝廷朝達其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動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隂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并敘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曽孫荆州

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禄勲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隷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總覽羲㫖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竒之若乃清雅儁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子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宫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

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

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禄蚤終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鈎深探賾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齓髫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豊安匱撰録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

必肆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
戚如實在己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
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
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
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
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於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
嗚呼仲武痛哉柰何德宫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
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於手涕霑於襟龜筮既襲埏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烏頡頏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䰟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葉一作世

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

相家艱乞還項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熹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元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於漢邁勲惟嬰思宏儒業小大雙名顯祖曜德妝宄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

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内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熹佘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兹斑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

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伸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娟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鑾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

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勁風凄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舊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并敘　汧督馬敦

惟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彌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顛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羣更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

蘇之堨芻蕘罄絶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罟以鐵鑠機闗旣縱磥而又升馬爨陳焦之麥秭枏楠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窴壺鐳瓶甂以偵之將穿響作内焚穳火薰之潛氐殲馬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䟽曰

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
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
奬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
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
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屬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
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令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
少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

抑亦貿首之讐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劒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兹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
奮其竒保此汧城救我邉危彼邉奚危城小粟富子以
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
逐輩更恣睢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
種落熾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
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懸
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
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

潛隧窈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剷以長塹鍤未見鋒火以起燄薰尸滿窟掊穴以歛木石亶竭其穽空虛瞷然馬生傲若有餘罗梁為礧柹松為芻守不乏械櫪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闕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恩蓍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葢鮮孰是勲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齗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閶䦨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茍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没而猶眠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呑嫉揺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剔子雙軀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

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寃魂嗚呼哀哉

世祖武皇帝誄

粤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𦤎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沉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蠶冕服躬籍

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貫元妙蒞政端
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
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獷彼吳楚稱
亂三代世歷五偽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
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師奉辭奮旅腹心庭爭爪牙疑
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
役不淹月僭號歸命稽顙晉闕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
閭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爰獸戒

其冒於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奥厭厭酣
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徳如風民應如蘭
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
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廪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
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彦髦士問誰翼待博物君
子濳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生為而不恃先天弗違
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懐而慕思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
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寝封禪心棲

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捐太極寧神峻陽羣后擗踴長訣轀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大小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輅解駕白虎彌旆龍輴即定元闥載扃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煢煢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南陽長公主誄并敘

昔唐女嬪嬀書敘釐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千秋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兹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沈爰託素旂式章徽音

主之誕育既𡨋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母儀不忒内則靡疚肇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於荀在貴思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傍接支嬪内諧閨閫外和族姻終温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

啓茲名㣲厲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
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后奕代熙諴重作大司黎牧
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
命曾不華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
祖奠在庭騑驂躊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
辟咸起灑淚霑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輴靈衣
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疎紼俟晨嗷嗷遺嗣煢煢孤
臣號無廢音涕不輟巾

皇女誄

厥初在鞠玉質華繁玄髮修曜蛾眉連娟清顱横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攜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亹亹其進好曰之經辭令容止閑於幼齡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飄颺妙好弱媛窈窕淑良孰是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膩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太宰魯武公誄 賈充

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撿討逆節折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敝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郊麾不及舉秦涼獲乂西戎即敘他人之賢譬彼邱陵邈矣公侯如日之昇泰山其頹寢疾不興遐邇曷仰社稷焉憑生則榮易終哀實難靡不春華鮮克歲寒於乎公隕率土含酸趙喪望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舂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又晉書載賈充

誄年踰知命位極人臣家無餘禄貴而食貧

宜城宣君誄

行成于己名生于人考終定謚實曰宣君祝宗蒞事卿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鸞輅依容轀車升櫬

庾尚書誄

寛而能懐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噎噎虛坐翩翩玄幕几席生塵空館寥廓

景獻皇后哀策文

於穆先后儷皇協運世宗之循德博化光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撫翼齊蕃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效嗟余艱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窮昊襲龜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埏整武駕之隆壯結龍輴之縞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輼輬以增欷口嗚咽以失聲目橫迸以灑淚邈兩絕於宮闈長無覯於彷彿

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絶緒兮莫承俄龍轜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章偟慈姑兮垂矜聞雞鳴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鮮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返晝余哀兮今祖之辰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彷彿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

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葢烏俛翼兮忘林魚仰沬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蹟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

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寘寘兮埏窈窈户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葢新哀之情然耳淚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為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

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蚤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同集蓼荼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

日復我弟我身並自垂髮越於成人濬哲聰朗純粹溫良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庶爾之報彼蒼者天子何不弔殲我令弟窮泉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祜逢家多阻弱冠未室臧年絕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冥冥長夜窈窈玄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祔之于其王父魂而有靈神其寧處

哭弟文

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傷弱子辭并敘

予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嬴博之哀乃傷之曰

柰何兮弱子邀棄爾兮邱林還眺兮墳塋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遼世之遐冑逮祖考之永延嗟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甄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

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金鹿哀辭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鬒髮凝膚蛾眉螓領柔情和泰朗心聦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幹又剪我根塊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迴首長顧

陽城劉氏妹哀辭

烏鳴於栢烏號於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

伊人情叩心長呌痛我同生誕育聖善發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懐寳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荷祿微于朝貯匱于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柰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動擗摽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悲邢生辭

周文公之苗裔子元舅之洪胄厲操確其不拔鄉譽著

而日就妙邦畿而高察雄州閭以擢秀茂實暢矣而休明未衍其財至貧其位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予車而在郊撫靈櫬以增悲瞻轜容而想像曾無覿乎餘輝送予兮境上㪽永訣兮路岐一别兮長絶盡哀兮告離

京陵公主女王氏哀辭

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禀兹義方盼倩粲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

者天胡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媚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日于以祖之于掖庭闈于以送之陵崗崔嵬僕馬迴眷旗旐旋飛夕陽失暎晴烏忘歸皎皎霄月載盈載缺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

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并敘

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衰而殞余聞而悲

之遂為其母辭

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鬒髮蛾眉巧

笑美目顔耀榮苕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馨淑質

彌暢聰慧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

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俯覽衾襚

仰訴穹旻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没無遺類耳

存遺響目想餘顔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鳴

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邱隴徙倚墳塋

司空鄭袤碑

陳謨台階翼和鼎實顯績成於臺省清風暢於所蒞故能老安少懷遠至邇親凡厥縉紳之士所以挹酌洪流含咀英芳者猶旱苗之仰膏雨湛露之晞朝陽也銘曰於鑠元侯則天垂象弘操嶽峻宇量深廣允恭克讓宣哲清朗有始有卒可大可久言由忠信行履孝友光光金貂再冠其首赫赫皇符仍折其郡義格皇穹德冠羣后清風顯烈沒而不朽

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歷數在躬相國幕府賓允華夏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叅軍宏略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覩薄寇壘躬行天誅旣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困乃憮然廻慮殿其衆而返雖為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弔孟嘗君文

入罔貴賤士無眞偽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盻而嬴强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因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為諸婦祭庾新婦文

潛形幽櫬寧神舊宇室虛風生牀塵帷舉自我不見載

離寒暑雖則乖隔哀亦時叙啓殯令夕祖行明朝雨絶

華庭埃滅大宵儷執箕箒偕奉夕朝髣髴未行顧瞻弗

獲伏膺飲淚感今懐昔懐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

寘寘吾子形未豚目音猶在耳

秋興賦敘

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

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

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埜人也偃息不過茅

屋茂林之下譚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容攝官承乏猥厠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閒居賦敘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嘆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

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
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
之主即太尉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
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
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
士未召拜親疾輙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
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
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

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令儁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畊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

懷舊賦敘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於外不歷嵩邱之山者九年於兹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

寡婦賦敘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

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没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叙其寡婦之心焉

射雉賦敘

余徙家於琅琊其俗實善射雉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

河陽庭前安石榴賦敘

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也是以屬文之士或

敘而賦之

橘賦敘

余齋前橘樹冬夏再熟聊為賦云爾

上闗中詩表

詔臣作闗中詩輙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按漢紀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以為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罔下獄死齊萬年編户隷屬為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

恰

潘尼字正叔岳從子俱以文章見知歷中書令遷太常卿

安身論尼性靜退勤學著述著安身論以明所守

葢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

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

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偽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㳂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獘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辨大者傾國喪家次

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途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

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禄

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茍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

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

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收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_{萑一作蔑}

釋奠頌拜太子舍人上頌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於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於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於西序顔回侍於北墉

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刋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奠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於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

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闛闥般辟俛仰可以激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於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𡰥昔恭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瀸漬徽猷沐浴芳潤不

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徽黄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鐵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式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導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

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
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
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
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顔生好學無違曰皇
儲后體神合幾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
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瑶如彼儀鳳
樂我雲韶瓊瑶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
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懐我酒惟清我餚

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冑子祁祁學生洗心自
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宏我以道
萬邦蟬蛻矧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擿藻縹𦍋元黄水
圓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
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
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
思文哲后媚兹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
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

是則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

後園頌

芒芒在昔悠悠結繩大樸未散玄化需凝羲皇繼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質迭興天命匪諶祐謙輔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晉應期納祚天人是順和氣四充惠澤旁潤神祇告祥四靈效質遊龍升雲儀鳳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華夏既寧八荒靜謐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從皇以遊長筵遠布廣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

思柔巖巖峻岳湯湯玄流翔鳥鼓翼游魚載浮明明天子肅肅庶官文士濟濟武夫桓桓講藝華林肆射後園威儀既具弓矢斯閑恂恂謙德穆穆聖顔賜以宴飲詔以話言黍稷既登貨財既豐仁風潛運皇化彌隆征夫釋甲戰士罷戎遐夷慕義絶域望風無或慢易在始慮終無或安逸在盈思沖

乘輿箴 尼幹著作郎為乘輿箴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

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末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為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瑶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刼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己而化諸人

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

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為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

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
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邱垤之望華
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元黃錯跱上下弗形尊
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
永叙萬邦已紛國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
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
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為無執何欲

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旣譽旣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晉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瑶臺糟邱酒池象箸玉杯厥餚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為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

夫德輶如毛而咸舉之者鮮故濩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滛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叙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

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絶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葢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葢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斟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

儁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並晉書□後園頌藝文

益州刺史楊恭侯碑

君曜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不矜泰履行則為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充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埸未靜以君先帝所拔懷

寳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為腹心謀臣而監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藏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畫規帷幄其所以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于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夷俟其是寧上天不惠蚤世潛靈

朝菌賦敘

朝菌者蓋朝華而暮落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詩人以為舜華宣尼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建明而布見陽而盛終日而殞不以其異乎何名之多也

鼈賦敘

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並藝文類聚

答傅咸詩敘

司徒左長史傅長虞會定九品左長史宜得其才屈爲此職執天下清議宰割百國而長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與之親作詩以規焉

贈李二郎詩序 太平御覽

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險劇之勤就放曠之逸枕鳴琴以俟遠至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書

朝從長塗暮栖所集歸雲乘幰浮棲風尋帷入並太平御覽

箴

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則日月麗焉在地則水火存又北堂書鈔載侍中銘雅論弘博逸藻波騰

西晉文紀卷十四